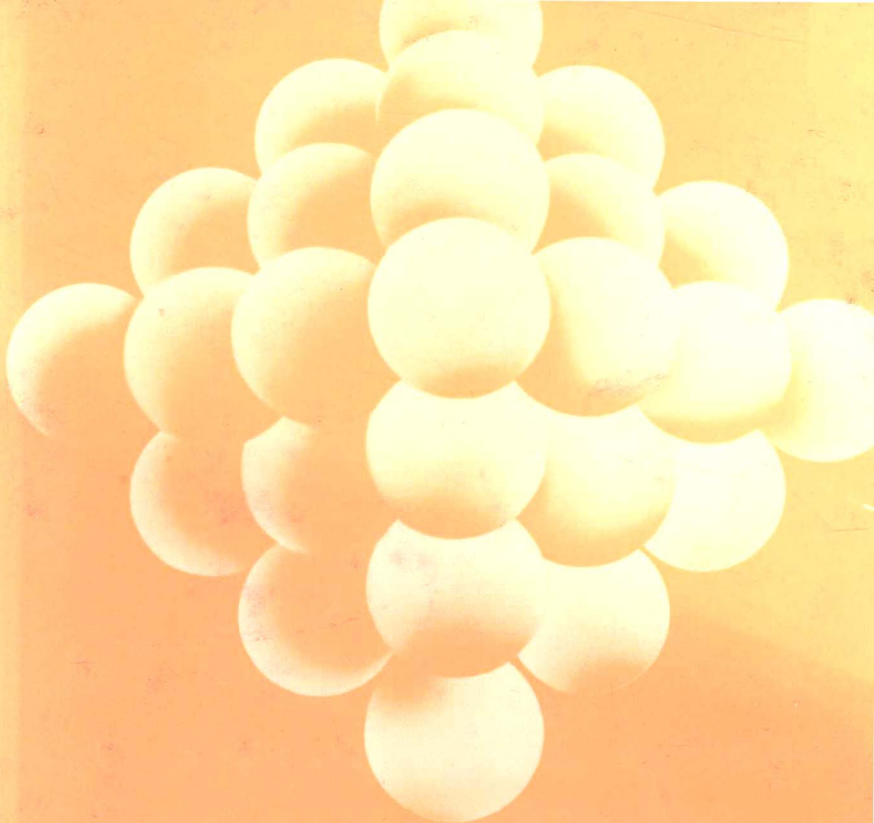




刊叢學文新國中

彭歌自選集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31 刊叢學文新國中

彭 歌 自 選 集

黎 明 文 化 事 業 公 司 印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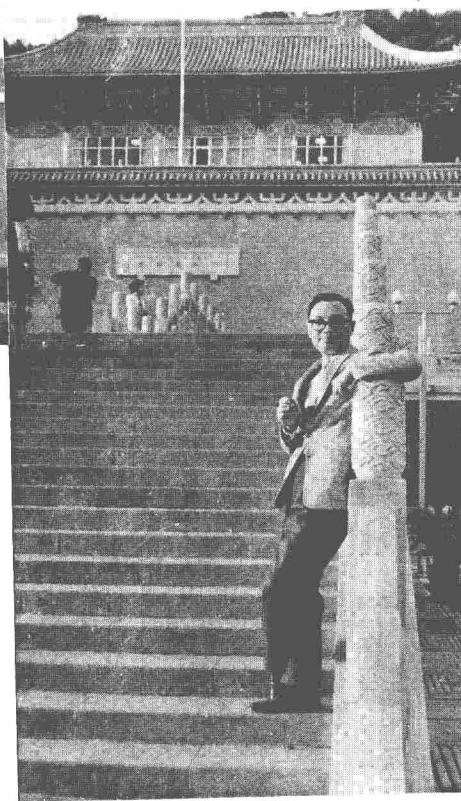
彭歌自選集

版權
所有
翻印

中國新文學叢刊 31

著者：彭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武昌街一六八號	發行所：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一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定價：精裝：七〇元 平裝：四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臺業字第〇一八五號
------	------------------	-----------	---------------	------------------	----------------	--------------	-------------	---------------------	--------------	--------------	------------------------







黑色的淚

彭歌

黃昏過了，夜色逼人而來，黑暗似迫而又退
遠；使人覺得這世界狹促又廣漠，時間和空間
的分野都混雜為一，許多隔了多年的舊事，都
像是剛才在不遠的地方發生的——就在黑暗的
那一邊。

目 錄

素描	一
生活照片	三
手跡	五
小傳	七
蒼茫天地 淡泊心情	九
在藝文的日子	一五
史家、詩人、記者	二九
夏濟安先生的四封信	三七
春訪春田·林肯深思	四〇
莫特博士的笑容	四七
送董生歸西城序	五七

第十五版的大英百科全書

知之權利

三島由紀夫的一生

悲苦慘怖的手勢

五・一五與二・二六

極左與極右的激盪

南泉斬貓，所殉非道

漢明威的忠告

國際筆會新會長

杜納之自白

蘆葦與巨人

血淚交凝的良知之聲

談談自己的書

作品書目

二三
二五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小傳

彭歌，原名姚朋，河北人，民國十五年在天津市出生。幼年喪母，由祖母撫育成人，在北平接受中小學教育。抗戰後期到大後方，在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

民國卅八年來臺灣，追隨謝然之先生在臺灣新生報服務，歷任主編、要聞組主任，副總編輯，駐美特派員；赴美深造後回國服務，任新生報副社長兼總編輯。民國六十一年應中央日報之聘任總主筆。

• 傳 小 •

政治大學在臺北復校後，又在母校新聞研究所畢業。民國四十九年考取中山獎學金，入美國南伊利諾大學，獲理學碩士，主修新聞學。民國五十二年再入伊利諾大學，獲理學碩士，主修圖書館學。

歷年曾在政大、師大等校任教。目前在臺灣大學開「大眾傳播」、「圖書採訪與選擇」、「書評寫作」等課程。

已出版之創作及翻譯等作品約五十種，詳見本書「談談自己的書」一文。曾獲得「中山文藝學術獎金」、「教育部文藝獎金」、「亞洲短篇小說獎」第一名，並當選「十大傑出青年」。部份作品譯為英、日、韓文。

代表中華民國筆會出席國際筆會第卅七屆大會（韓國、漢城）、第卅八屆大會（愛爾蘭、都柏林）、第卅九屆大會（以色列、耶路撒冷）；參加亞洲編輯人研習會（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編輯人圓桌會議（泰國、曼谷）。並曾應西德、沙烏地阿拉伯等國政府邀請，前往訪問。

民國三十八年與徐士芬女士結婚。長子晶，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次子珪，在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就讀。

蒼茫天地 淡泊心情

天地悠悠，人生何其短促？生命的意義，必須要盡我之所能，才能是英雄的本色。人，要有所不爲，而後才能有所爲。要能在蒼茫無極的時空間架上，使我們的生命皎然長明，首先需要能看破世間的浮名虛利，秉持一片耐得寂寞的淡泊心情。

當我們徘徊在歷史的櫺窗之前，面對着祖先所創留下來種種光榮遺跡，除了使我們流連敬仰之外，總不免激起了一種妄自尊大的心情。人爲萬物靈長，宇宙的中心；在蒼茫天地之間，似乎真是惟吾可以獨尊了。除去宗教徒對於神祇的虔誠歸心、頂禮膜拜之外，世間人怕沒有不把自己看得高高至上的了。

這種自大的心情，使我們誤以爲自己已經站在歷史的巔峯。現實世界似乎已臻盡美至善的境界

界；再不能也不必有什麼重大的改革與變化了。這種故步自封的想法，使大多數昏昏息息的平凡人，在生活之中表現出墮落與保守的傾向，沉湎不能自拔。

在另一方面，人類由於缺乏了充分的創造勇氣，便更加容易暴露我們心靈的貧乏。那就是我們甘於在祖先留下來的現成的圈子裏爭奪傾軋，擾攘不休。

現世代人類悲劇的真相是：在需要創造的時候，卑怯；在私相爭奪的時候，勇敢。這真是何其矛盾！這好像是當世界上只有十二個餅的時候，沒有人敢挺身而出去找第十三個餅；但卻爲了那十二個餅會爭得頭破血流。所謂功名富貴，榮辱得失，大都可作如是觀。

但是，我們要冷靜地問問自己，對於所置身的這個世界，究竟能瞭解到什麼程度？對於這小天地，究竟能有些許什麼真正的貢獻？

時間的教訓

試從時間上來看，人生不過百年，其實能活到七十已是「古來稀」；但是，把這短短的幾十年歲月來和我們人類的歷史來相較，又是何其短暫倉促？無論照東方或西方的說法，有史可徵的人類活動從五六千年前就已開始了。這好比一場長途的越野賽跑，歷史的火炬從渺遠的祖先一代一代傳來，我們都是被指定來將這火炬傳遞某一段落的選手；我們只有盡力地跑，而不容瞻前顧

後——假使我們因前人斬荆棘、闢草萊的成就爲滿足，那無異於是「貪天之功」自得其樂的犬儒與駢子，但若要因爲望見前程的險阻迢遙，便裹足不前，則又不免將成爲歷史上的罪人與懦夫！

人，並不是命定被選來作宇宙的主人翁的；五六千年的人類歷史，與整個宇宙的存在相比，依然不過是一瞥而已。根據若干考古學家的考據，單說我們所居住的地球的歷史，至少也已經有六億年，比起我們的五六千年來，恰好是十萬倍。再根據他們的推算，地球上遠在去今三億年以前，大魚類即已生存；二億五千萬年以前，有翅的蟲類已經活躍；從一億三千萬年乃至五千萬年之前漫長的八千萬年之間，那些龐大醜惡的爬蟲類已經君臨世界。請試瞑目沉思，八千萬年與五六千年相比，相差是多麼懸殊？這好像是說，那些爬蟲們才是這個世界真正的舊主，而人類不過是剛剛搬進來撕下了「招租」條子，正在修門補窗，掃地掛畫的新房客而已。

當然，我們也很可以把人類的歷史從「北京人」甚至更早些的兩百萬年算起；但這不是一個數字大小的問題，而是一個「有涯」對「無涯」的問題；「天地者，萬物之逆旅」，李太白的觀念倒是對的。寄居在逆旅之中的人類，是不應該過分剛愎自信，妄自尊大的。我們並沒有得到任何造物主的特許，容許我們永爲宇宙的主人。大史學家湯因比曾把太古時代大爬蟲的歷史和人類歷史做了一番比較之後，提出悲觀的結論說：「大爬蟲雖能橫行八千萬年之久，終於不免殞滅；由此可見，人類自己將自己毀滅的慘劇，也並非全無可能。」

人類究竟會不會毀滅自己？這話誰也不敢說。當人們製造的能力如此發達的今日，超音速的噴氣機加上可以大量生產的原子彈與氫原子彈，「殺人盈城，殺人盈野」，只不過是談笑指顧間事而已。尤其是我們親眼看到人類之中還有一部份愚妄狂悖惟力是視的野心份子，時時以征服全球爲念，戰爭工具既已提供了人類自我毀滅的技術條件，人類假使再任由私欲去指導其行動，則我們的歷史當然很可能在頃刻之間化爲灰燼煙塵，子虛烏有。接下去主宰這個世界的，也許是貓鼠牛羊，也許是鱷魚螃蟹。說不定將來有一天，一個昆蟲界的考古權威會捧着一塊人類的化石而浩然長嘆：「所謂人的這種生物，實在是比遠古爬蟲更爲愚蠢下等的東西！」

話題至此，也許很容易會岔到現實的國際政治問題上去。但我的原意是要說明，人之對於人生，實需有一個整體的看法。人類能生存幾千年至今，不是徼倖偶然的，但也不是命定必然的。人類的歷史本身就蘊藏着隨時可以中斷的危機；遠祖所傳下來的火炬能否常此光耀萬世，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我們不要看重人類歷史，也不可太小視了自己，而需要把個人與宇宙的生命聯繫在一起。

湯因比認爲，挽救人類的毀滅，要靠人對於最高級文化——宗教的瞭解，要靠人能夠有更豐富的智慧；我卻以爲，能夠發揚全人類生命光輝的，全賴我們每一個人能具有堅貞不拔的道德勇氣！在求助於神的同時，人也該求助於自己。

太空的啓示

除去了時間上悠悠萬古的遐思，再來看看與我們並世存在的浩渺蒼茫的空間。

我們三十多億人所聚息棲居的這個地球，在人看來已是一個偉大的存在，——至少它曾經負載並供養我們及我們的祖先這麼多年。有的科學家曾推測過它的重量，得意地含笑宣佈那數字是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公斤。——在今天看來，這數字實在是既龐大而又渺小。

我們已經有了相當的工具，去向太空探索。根據美國勃朗教授的報告，美國已經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巴終摩山巔建造了一座空前的天文望遠鏡。它的凹形鏡面直徑有二百吋，曾經過七年的不斷打磨，這個用耐熱玻璃做成的鏡子，淨重十五噸；要支持這樣一個大鏡子，鏡身的一套鋼架總重達一百廿五噸。加上攝影部份，這一套裝置合計有五百噸之重。——靠了這個精心設計的「大眼睛」，我們就更能多發現一些東西，來證明我們自己的渺小。

在太陽系之中，「龐大」的地球，只是其中行星羣中的一個。而且，比地球大一百四十萬倍的太陽，又不過是銀河系中數十萬顆星球中的一個而已。再以「大眼睛」從銀河系外望，這才發現了更遙遠的「星雲」。天文學者們至此不禁慨嘆一聲：「那些孤獨的星羣，才真正是宇宙間的

居民呢！」計算這些星球之間的距離，人類只好以龐大離奇的「光年」爲單位。光的速度每秒鐘行十八萬六千英里，一年所行的距離就是六萬億英里。用這個單位來看，我們的地球真不過是宇宙間一粒塵砂而已。佛家所謂「一砂一世界，一葉一菩提」，倒真不止是有感而興的誇張了。

太空的浩渺無涯，並不是只證明了我們自己的渺小，「大眼睛」爲我們開拓了更遼闊的視界，開展了更遠大的心胸。雖然我們的地球在太空中不啻是滿山榛莽中的一株小草；但我們又何幸而能從這小草上縱目四望。我們從此而獲得偉大的啓示了。

我們並不渺小。除非是明知宇宙之大，而仍不能抑制私欲之中的「小我」的時候，那才是真正的渺小。

知識的貧乏

整個的宇宙是一個神秘的集團；拿我們「已知」的與「未知」的來相較，人類的一切知識恐怕都還只能算是在啓蒙的時代。無論哲學家或科學家，現在幾乎一致同意，知識是無有止境的。譬如說，據統計，整個地球上在一年之間所發生的地震，大小共約一百萬次，人類對於這一種影響人類生活與安全如此重大的自然現象，究竟能瞭解幾分呢？事實是到今日爲止尚無任何可靠的預測地震的方法。我們知道，自從一九〇六年四月十八日舊金山發生一次大地震，（那次地震死